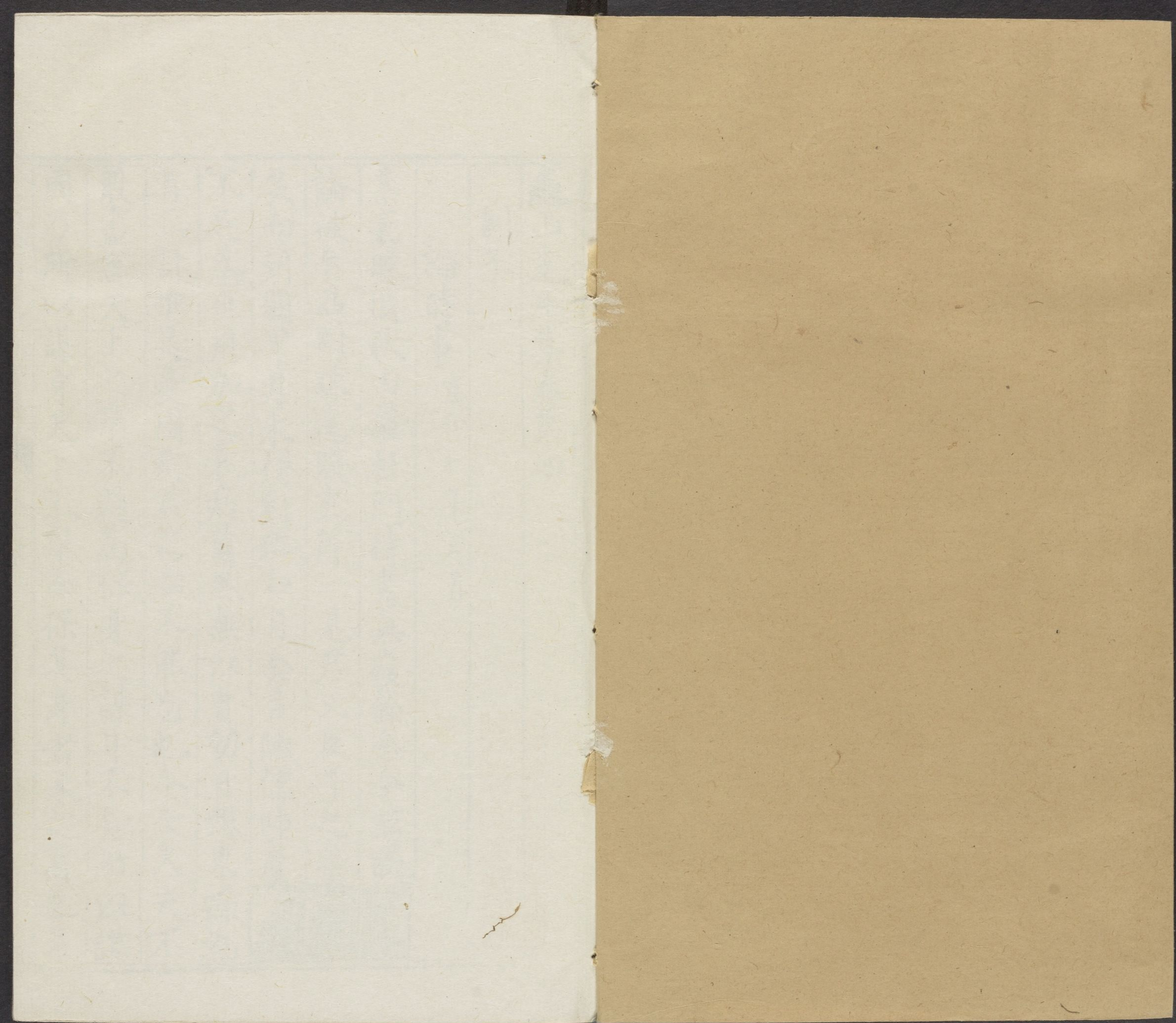


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T 53⁵⁰~~66~~ / 4264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其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廢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為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充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推茶自唐未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推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推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窞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沈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推法愈密是推之又推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賚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為額上戶有數及卡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摧債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攤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攤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數在人戶者友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盐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
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徃徃計口
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
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
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
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
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
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這謹責友不免敷派
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
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
司督責必以舊額為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
所取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季酌
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
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
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
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
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百五十四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也出
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
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
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至遵舊制捐數
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
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
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納絹每疋支錢一
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錢

頗以為便足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
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
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
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亡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
未易辨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
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
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亾不可得
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
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
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
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
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或
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
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
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
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
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一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
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必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
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嘗費錢本而往者全藉官
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
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
而入有淺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
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或民間私自僨
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
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
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
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鐵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剝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涪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或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更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算此為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至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
居者困於調歛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
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
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
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
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
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
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
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
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
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
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
蠲其租賦使習騎射或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
無使增置不三五季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
枝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
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
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能得二三季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為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眾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丁師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遠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况餘人乎其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九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為人知者或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祇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邴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藜藿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利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豈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權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
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
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
于衆舍已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蓋
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
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七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愬然不
以軍務為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
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
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
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
之事類不數季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
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
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
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
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
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鷄鳴
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額為不善惟日不
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矣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犁老節

犁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酒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朋淫酒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三十一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祀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諛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
言之詩為傷於說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達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蓄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暮月守如抄引之法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職任民而

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算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
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
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
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
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
而敗矣故無友不知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
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
言也過憚改友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

明非禮勿視黈纁塞聰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
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
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
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
之所以為文純衣不巳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
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
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
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蓋與之為一体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未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諛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矣耳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思其忠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
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
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温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体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首暎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晬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於人之
求之與天温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
不知常德之為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成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
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
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非忠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
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
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蒸民未
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乎土而居
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
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
夫貪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
也故又以貪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
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
礪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礪者資利器而
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
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磨用石以為
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
繼其忠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
礪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忠也其

知來矣其間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徇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忠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三十一

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一

上問唐神宗日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龜山先生集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駢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佐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駢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矣踈矣

上問張端河北監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
琦友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
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友足以及富如此事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權鹽今北雖權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

禮義成廉耻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
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為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飢用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淺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
當脩天下開闔欽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
王所以摧制棘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

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異通貨財而買之職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

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賤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塵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友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忤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友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眾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死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大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
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受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釵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釵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季耕必有一季之積故凶季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受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友不過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友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早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

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夫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手以宰相為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

論也

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裔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初無畏眾之意此所以能

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蜜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眾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粟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太季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湏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

辨給則錢少亦不得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
錢為多者算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
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
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
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
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
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
共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
亦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兩輸無幾

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
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
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
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
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返數錢雖邊
儲百萬石可弔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
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
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
下已無隸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
用此為治余曰無隸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

兼弁多民乏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
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
周公所以取息者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
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為掊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
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
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
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推
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
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
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歆否槩與之也故謂
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
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
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
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
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
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
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華老所謂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
貸未為過論也今兼弁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
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
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欒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頭
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
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
弁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
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歆摧隸弁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
自茲始而衰老之比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
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
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
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
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為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

處人因甚人說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
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舉此人知建
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糶朱越
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申王
秉彛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
州者上曰聞友薦介可殺季老僉言其不老上
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友何須
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
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
不足信任優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之大豈無忠信何任以褻除建州知州者上曰
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
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
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
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奸尤惡人主博見人
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位當深防
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
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果林耶見之何害果不林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
欺而何觀其言之彊博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
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
身体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竝用先王之
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
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

皇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隸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
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加焉而後隸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儉情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

俗陷為儉情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眾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名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或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救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殷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太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

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躰傷於叢脞則股肱倚
辨於上不得不情也

升降等第最為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免役不到下戶
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
役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
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
調木詢芻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
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
愬而后可以為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
襄姦邪附下网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今又云
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
以韓琦為社稷臣則脩為忠良否則脩不免為
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
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
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鯨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富弼棘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
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備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
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
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
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
饜膏粱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
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
人往往應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

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隸制
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受番月
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
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此戶之民既已輸
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
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
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
文字却奏請為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

以內東門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廷請
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
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
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
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
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
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耳余曰人生若能以堯舜
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
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宋作漆器羣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

人知其不可為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
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為天下
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
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
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
饋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算我敢
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
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受自是中國地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夫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
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買所困下為棘并取息
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
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優得
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為其煩細以為有傷國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夫沽設官

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故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
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不言幾錢
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
細大竝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或稅也先
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或不過沈酒于酒耳
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嘗而日較其增虧也摧酷之
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
知矣以為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
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歛市之不信
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
屏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
督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
是為政體不友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矣
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
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
頗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
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
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
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

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邪寒暑雨人以為然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邪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洎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滄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為則文主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寤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濇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鋏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為不必恤不友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罷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體聚歛之臣因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庶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之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夾湏以枷

捧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
后何由可歛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
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會
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隸并之家初非有
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
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
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
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
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
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
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邊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亡者為比人以一踏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

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
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踞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
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
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澹言朝
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脩
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
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
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

宜未可以為者夫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
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
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
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
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
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
一敗衄輒出此言以自益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
人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與
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
不為多仁義之實夫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
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隸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
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
乎

上曰朝廷或無阿蔽但外方或未免有用意不
均事如何上勸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
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
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

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以
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夫下隸制夷狄否臣
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
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擢拔擢在羣臣之右
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
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
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昉
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
天下隸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

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
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
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益身恐非當時
言也

